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六

年譜

先生諱九淵字子靜姓陸氏陸出媯媯周武王封媯
滿於陳春秋時陳公子敬仲適齊別其氏曰田後田
氏有齊至宣王時封其少子通于平原陸鄉又別其
氏爲陸通曾孫烈爲吳令子孫避爲吳郡吳縣人烈
三十九世至希聲論著甚多晚歲相唐昭宗卒謚文
公生六子次子崇坐鎮邊五秩未避地於撫州金谿
解囊中資裝置田治生買萬畝里爲金谿陸氏之祖
居延福鄉之青田第四子諱行程先生高祖

於書无所不觀。曾祖諱源。世。有容。祖。職。為第四子。趣尚清高。不。石生。產。考諱實。字道鄉。生有異真。端重不佞。究心。籍見於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礼。行于家。羽用異教。家道。筮者著聞。于有内贈。宣教郎。生六子。長九思。字子疆。與鄉舉。封從政郎。弟梭山。撰行狀。有家問。朱子為政。畧云。家問所以訓飭其子孫者。不以不得科第為病。而深以不識礼義為憂。其慙懇切。及覆曉譬說。盡事理無一毫勉強。絲飾之意。而慈祥篤實之氣。藹然。諷味數四。不能釋手云。

次九叙。字子儀。公正通敏。時賢稱曰處士。善治生。總。藥肆。以足其家。先生撰墓表。次九臯。字子昭。少力學。文行俱優。與鄉舉。脫得官。終修職郎。監潭州南嶽廟。名齋曰庸。學者號庸齋。先生有文集。先生撰墓表。次九韶。字子美。不事場屋。兄弟共講古學。與朱元晦友善。首言太極圖說非正。又因其奏立社倉之制。行于鄉民。甚德之。與學者講學於近地。名梭山。梭山在金谿。陸氏義門之東是也。號曰梭山居士。諸司列薦以居士應詔。舉遺逸。臨終自撰終禮戒。不得銘墓。有文集曰梭山日記。

中有居家正本及制用各二篇

次九齡字子壽。生而穎悟能步移。則容止有法。少有大志。浩博無涯。洎嘗與鄉舉。補入太學。已負重名。知名上無不師尊之。登進士第。授桂陽教授。以不便迎。侍陳乞不赴。改興國教授。未滿丁艱。服除授全州教授。未上而卒。爲時儒宗。道德繫天下。重望特贈朝奉郎直秘閣。賜謚文達。名齋曰復齋。先生有文集行于世。

嘉定間撫州守高商老刊文集于郡治自爲序

先生狀其行呂成公銘其墓朱文公書其碑次則先生與復齋先生齊名稱爲江西二陸。以比河南二程。謹序次家世本末大畧于此。而先生之道德事功則表年以繫之于后云。高宗紹興九年己未二月乙亥辰時先生始生。

紹興十年庚申先生二歲

紹興十一年辛酉先生三歲幼不戲弄

冬十一月十五日母孺人饒氏卒。塋鄉之楊美嶺。紹興十二年壬戌先生四歲靜重如成人。

常侍宣教公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公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總角誦經

夕不寐不脫衣履有弊而無壞。指甲甚脩。足跡未嘗至庖厨。常自灑掃林下。宴坐終日。立于門。過者駐望稱歎。以其端莊雍容異常兒。

紹興十三年癸亥先生五歲入學讀書。紙隅無捲摺。紹興十四年甲子先生六歲。

侍親會嘉禮衣以華好却不受。季兄復齋先生年十三舉禮經以告乃受。

紹興十五年乙丑先生七歲得鄉譽。

嘗云某七八歲時常得鄉譽只是莊敬自持心不受戲。

紹興十六年丙寅先生八歲。

讀論語學而即疑有子三章。及看孟子到曾子不肯師事有子。至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等語。因歎曾子見得聖人高明潔白如此。又卯角時聞人誦伊川語云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孟之言不類。蓋生而清明有如此者。梭山嘗云子靜弟高明自幼已不同。遇事逐物皆有省發。嘗聞鼓聲振動窓櫺亦豁然有覺。其進學每如此。

紹興十七年丁卯先生九歲。

善屬文。包敏道祭文云九歲屬文能自達。

紹興十八年戊辰先生十歲

復齋入郡庠侍諸兄誦講衣冠未嘗解弛先生往侍學焉文雅雍容衆咸驚異有老儒謂前廊吳茂榮曰君有愛女欲得佳壻無踰此郎因以爲媿

紹興十九年己巳先生十一歲讀書有覺

從幼讀書便着意未嘗放過外視雖若閑暇實勤攷索伯兄總家務嘗夜分起見先生觀書或秉燭檢書最會一見便不疑一疑便有覺後嘗語學者曰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嘗云向與復齋家兄讀書疎山寺止是一部論語更無他書或問曾見

先生將聖人與門人語分門各自錄作一處看先生曰此是幼小時事

紹興二十年庚午先生十二歲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先生十三歲因宇宙字義篤志聖學

與李侍郎及權郡書皆云十三志古人之學先生自三四歲時思天地何所窮際不得至於不食宣教公呵之遂姑置而胸中之疑終在後十餘歲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

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接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已分
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
吾心即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
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
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
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
同也故其啓悟學者多及宇宙二字如曰道塞宇
宙非有所隱遁在天曰陰陽在地曰剛柔在人曰
仁義仁義者人之本心也又曰是理克塞宇宙天
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
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又曰此理塞宇宙誰能逃
之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又曰宇宙不曾限隔人人
自限隔宇宙是年復齋因讀論語命先生近前問
云看有子一章如何先生曰此有子之言非夫子
之言復齋曰孔門除却曾子便到有子未可輕議
先生曰夫子之言簡易有子之言支離復齋嘗於
窓下讀程易至艮其背四句反覆誦讀不已先生
偶過其前復齋問曰汝看程正叔此段如何先生
曰終是不直截明白艮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
庭不見其人無物復齋大喜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先生十四歲

與徐任伯書曰某氣質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
溫暖後以稍知所向體力亦隨壯也嘗云吾於踐
履未能純一然才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先生十五歲

初夏侍長上郊行分韻得借字詩云講習豈無樂
鑽磨未有涯書非貴口誦學必到心齋酒可陶吾
性詩堪述所懷誰言曾點志吾得與之偕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先生十六歲

讀三國六朝史見夷狄亂華又聞長上道靖康

事乃剪去指爪學弓馬然胸中與人異未嘗失了
嘗云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即實事所指人病即實
病又云吾人讀春秋知中國夷狄之辯二聖之讐
豈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
高居優游亦可為耻乃懷安非懷義也此皆是實
理實說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先生十七歲

作大人詩見前卷
二十五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先生十八歲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先生十九歲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先生二十歲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先生二十一歲

紹興三十年庚辰先生二十二歲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先生二十三歲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先生二十四歲秋試以周禮鄉

舉

初先生未肯赴舉復齋素善臨川李侍郎浩每爲公言之是年春俾姪煥之侍先生同訪公公觀其藝見之書大奇之留數日力勉其赴舉歸則題秋試家狀者在門閱其籍則諸家經賦咸在惟無周

禮先生即以此注籍蒲節後始精考周禮求程文觀之及期三日之試寫其所學無凝滯考官王景文質批曰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拆號日先生偶過梭山方鼓琴捷吏至曲終而後問之再鼓一曲乃歸先生第四名外舅吳漸第九名見舉送官啓末云某少而慕古長欲窮源不與世俗背馳而非必將與聖賢同歸而止忘己意之弗及引重任以自強謂先哲同是人而徃訓豈欺我窮則與山林之士約六經之旨使孔孟之言復聞於學者達則與廟堂群公還五服之地使堯舜之化純被於

斯民云云。先生嘗云吾自應舉未嘗以得失爲念。塲屋之文只是直寫胸襟。故作貴溪縣學記云不狗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又嘗云復齋家兄一日問曰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荅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復齋應之而已。若知物價之低昂與夫辯物之美惡真偽則吾不可謂之不能。然吾之所謂做工夫者非此之謂也。又云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二年。某適當其職。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故。冬十月二十七日丁父宣教公憂。塋饒州安仁縣。

崇德鄉之毛源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先生二十五歲

隆興二年甲申先生二十六歲

乾道元年乙酉先生二十七歲

有與童伯虞書

見前卷首

乾道二年丙戌先生二十八歲

乾道三年丁亥先生二十九歲

冬成嘉禮孺人吳氏始大歸也

乾道四年戊子先生三十歲

乾道五年己丑先生三十一歲

乾道六年庚寅先生三十二歲

乾道七年辛卯先生三十三歲秋試以易經再鄉舉

考官批義卷云如端人正士衣冠佩玉論策批如其義

得解見提舉書

見前卷四

八月十七日子持之生

乾道八年壬辰先生三十四歲春試南宮奏名時尤
延之表知舉曰伯恭祖謙為考官讀先生易卷至
狎海上之鷗遊呂梁之水可以謂之無心不可以
謂之道心以是而洗心退藏吾見其過焉而溺矣

濟漆浦之車移河內之粟可以謂之仁術不可以
謂之仁道以是而同乎民交乎物吾見其淺焉而
膠矣擊節嘆賞又讀天地之性人為貴論至嗚呼
循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間惕然
朝夕求寡乎愧怍而懼弗能倘可以庶幾於孟子
之塞乎天地而與聞夫子人為貴之說乎愈加嘆
賞至策文意俱高伯恭遽以內難出院乃囑尤公
曰此卷超絕有學問者必是江西陸子靜之文此
人斷不可失也又併囑考官趙汝愚子直二公亦
嘉其文遂中選他日伯恭會先生曰未嘗欵承是

下之教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爲江西陸子靜也

徐誼子宜侍學

子宜侍先生每有省同赴南宮試論出天地之性人爲貴試後先生口某欲說底却被子宜道盡但某所以自得受用底子宜却無曰雖欲自異於天地不可得也此乃某平日得力處

夏五月廷對賜同進士出身

先生既奏名聲振行都廷對考官意其必慷慨極言天下事欲取寘首列及唱策乃在末甲或問之

先生曰見君之初豈敢過直識者稱其得事君之

體云

在行都諸賢從游

先生朝夕應酬問答學者踵至至不得寢者餘四十日所以自奉甚薄而精神益強聽其言者興起甚衆時永嘉蔡幼學行之爲省元連日無所問難似不能言者先生從容問其所志乃荅曰幼學之志在於爲善而已先生嘉嘆而勉勵焉四明楊敬仲時主富陽簿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生及反富陽三月二十一日先生過之問如何是本心

先生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辭讓禮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對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先生終不易其說敬仲亦未省偶有驚扇者訟至于庭敬仲斷其曲直訖又問如初先生曰聞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即敬仲本心敬仲忽大覺始比面納弟子禮故敬仲每云簡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荅簡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先生嘗語人曰敬仲可謂一日千里○復齋與學者書云子靜入浙則有揚簡

敬仲石崇昭應之諸葛誠之胡拱達才高宗商應時孫應朝季和從之游其餘不能悉數皆亶亶篤學尊信吾道甚可喜也先生六月二十九日復如富陽七月初九日舟離富陽

秋七月十六日至家

遠近風聞來親炙初以存名讀書之齋與曾宅之書云某舊亦嘗以存名讀書之齋家之東偏曰槐堂槐堂前有古槐木至今猶存乃學徒講學之地又堂東有陋室西有高軒北窗南窗東有隱室又曰留軒西有玉淵又近家之西有茅堂○與包顯

道書云貴溪桂店一族甚盛其子弟有德輝者今夏來處茅屋西南有八石寺與顏子堅書云向者在八石寺嘗納區區之忠先生既受徒即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興容禮自莊雍雍于于后至者相觀而化蓋先生深知學者心術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懷于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大槩而盡得其爲人嘗有言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

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又曰今天下學者唯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同里朱桴濟道第泰卿亨道長於先生皆來問道與人書云近到陸宅先生所以誨人者深切著明大槩是令人求放心其有志於學者數人相與講切無非此事不復以言語文字爲意令人歎仰無已其有意作文者令收拾精神涵養德性根本既正不患不能作文陳正己劉伯文皆不爲文字也盱江傅子淵云夢泉向來只知有舉業觀書不過資意見耳後因困志知反時陳正己

自槐堂歸問先生所以教人者正已曰首尾一月
先生諄諄只言辯志又言古人入學一年早知離
經辯志今人有終其身而不知自辯者是可哀也
夢泉當時雖未領略終念念不置一日讀孟子公
孫丑章忽然心與相應胷中豁然蘇醒嘆曰平生
多少志念精力却一切著在功利上自是始辯其
志雖然如此猶未知下手處及親見先生方得箇
入頭處嘗云傳子淵自此歸其家陳正已問之曰
陸先生教人何先對曰辯志復問曰何辯對曰義
利之辯若子淵之對可謂切要周伯熊來學先生

問學何經對曰讀禮記曾用工於九容乎曰未也
且用功於此後往問學于晦庵晦庵曰僊里近陸
先生曾見之否曰亦嘗請教具述所言晦庵曰公
來問某某亦不過如此說

答諸葛受之書

見前卷三

答舒西美書

見前卷五

乾道九年癸巳先生三十五歲春閏二月十四日答

陳正已書

見前卷十二

三月十七日和王弱翁銓闈中詩冬十一月送毛

原善序

見前卷二十

淳熙元年甲午先生三十六歲三月赴部調官過四

明遊會稽浹兩旬復至都下授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五月二十六日訪呂伯恭于衢

伯恭與汪聖錫書云陸君相聚五六日淳篤敬直

流輩中少見其比又與陳同甫書云自三衢歸陸

子靜相待累日又留七八日昨日始行篤實淳直

朋游間未易多得渠云雖未相識每見尊兄文字

開豁軒翥甚欲得相聚覺其意甚勤非論文者也

與徐子宜書

見前卷五

秋八月十二日子循之生

淳熙二年乙未先生二十七歲呂伯恭約先生與季

兄復齋會朱元晦諸公于信之鵝湖寺復齋云云

見前卷十四元晦歸後三年乃和前詩云德業流風夙

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携藜杖出寒谷又枉藍

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

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後信州守楊汝

礪建四先生祠堂于鵝湖寺勒陸子詩于石復齋

與張欽夫書云某春末會元晦於鉛山語三日然

皆未能無疑按呂成公譜乙未四月訪朱文公于

信之鵝湖寺陸子靜子壽劉子澄及江浙諸友皆

會留止旬日鄒斌俊父錄云朱呂二公話及九卦

之序先生因疊疊言之大畧謂復是本心復處。如
何列在第三卦。而先之以履與謙。蓋履之爲卦上
天下澤。人生斯世。須先辯得俯仰乎天地。而有此
一身以達於所履。其所履有得有失。又繫於謙與
不謙之分。謙則精神渾收聚於內。不謙則精神渾
流散於外。惟能辯得吾一身所以在天地間舉錯
動作之由。而斂藏其精神使之在內而不在外。則
此心斯可得而復矣。次之以常固。又次之以損益。
又次之以困。蓋本心既復。謹始克終。曾不少廢。以
得其常。而至於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爲損天理。

日以澄瑩而爲益。雖涉危蹈險。所遭多至於困。而
此心卓然不動。然後於道有得。左右逢其原。如鑿
井取泉。處處皆足。蓋至於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
透漏。如巽風之散。無往不入。雖密房奧室。有一縫
一罅。即能入之矣。二公大服朱亨道書云。鵝湖講
道切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
同。欲會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其意甚善。伯恭蓋
有志於此語。自得則未也。臨川趙守景明邀劉子
澄。趙景昭景昭在臨安。與先生相款。亦有意於學。
又云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

傳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
而後使之傳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
教人爲支離此頗不合先生更欲與元晦辯以爲
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復齋止之趙劉諸公拱聽而
已元發明之說未可厚誣元晦見二詩不平似不
能無我元晦書云某未聞道學之懿茲幸獲奉餘
論所恨匆匆別去彼此之懷皆若有未旣者然警
切之誨佩服不敢忘也還家無便寫此少見拳拳
冬十一月十五日作敬齋記見前卷十九
淳熙三年丙申先生二十八歲與王順伯書再書俱

淳熙四年丁酉先生三十九歲春正月十四日丁繼

母太孺人鄧氏憂葬鄉之官山

先生事繼母與諸兄曲盡孝道嘗聞孝宗皇帝聖

語陸九淵滿門孝弟者也

淳熙五年戊戌先生四十歲

淳熙六年己亥先生四十一歲服除授建寧府崇安

縣主簿

淳熙七年庚子先生四十二歲在滋澗

先生因居之南五里有園林屋宇扁是名與包顯

道書云今歲與朋友讀書在滋瀾。

春聞張欽夫卒

與包顯道書

見前卷六

秋九月二十九日季兄復齋先生卒

復齋臨終云比來見得子靜之學甚明恨不更相與切磋見此道之大明耳先生嘗曰復齋先生涵養深密躬行篤實

朱元晦與林擇之書云陸子靜兄弟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此問學者却與渠相反初謂只在此講道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

至人倫日用最切近處都不得毫末氣力。不可深懲而痛警之也。

冬十一月望日作復齋行狀十二月己酉葬于鄉之萬石塘

淳熙八年辛丑先生四十三歲春二月訪朱元晦于南康

時元晦爲南康守與先生泛舟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先生登白鹿洞書院講席。先生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畢乃離席言曰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

生之訓再三云熹在此不曾說到這裏負愧何言
乃復請先生書其說先生書講義見前二卷尋以講
義刻于石先生云講義述於當時發明精神不盡
當時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動天氣
微冷而汗出揮扇元晦又與楊道夫云曾見陸子
靜義利之說否曰未也曰這是子靜來南康熹請
說書却說得這義利分明是說得好如云今人只
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
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爲利說得來痛快至
有流涕者

秋作祭呂伯恭文

見前卷二十六

丞相少師史浩薦先生六月二十三日得旨都堂
審察陞擢先生不赴薦云陸某淵源之學沉粹之
行輩行推之而心理悟融出於自得者也

淳熙九年壬寅先生四十四歲

項平甫來書畧云安世聞陸先生之名言者不一
徃得交於傅子淵警發柔惰自此歸向取師之意
始定奉親之官越土多見高第及門子弟愈覺不
能自己雖未得親承於壘欵然受沾汚渥亦已多
矣獨念心師之久不可不以尺紙布萬一伏乞加

察一二年來數鉅公相繼淪落任是事者獨先生
與朱先生耳

侍從復上薦得旨與職事官薦辭未詳除國子正秋初

先生赴國學與陳倅書見前卷七

始講書八月十七日講春秋六章九月享明堂為

分獻官

淳熙十年癸卯先生四十五歲在國學

二月七日講春秋九章七月十五日講春秋五章

十一月十三日講春秋四章諸生叩請孳孳啓論

如家居教授感發良多

朱元晦來書畧云此約諸葛誠之在齋中相聚極
有益浙中士人賢者皆歸席下比來所得為多幸
甚再書云歸來臂痛病中絕學損書却覺得身心
叔管似有少進處向來汎濫真是不濟事恨未得
款曲承教盡布此懷也

項平甫再書畧云某自幼便欲為善士今年二十
一矣欲望尊慈特賜指教云云荅書不傳按朱元
晦荅平甫書云所語六國正語三復爽然所以警
於昏者為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尊德性
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尊德性而

某平日所聞。却是道問學上多。所以爲彼學者多。待守可觀。而看道理全不仔細。而熹自覺於義理上。不亂說。却於緊要事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一邊耳。先生聞之曰。朱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爲不可。旣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冬遷。勅令所刪定官先生。在勅局同志之士相從。講切不替僚友。多賢相與問辯。大信服。

與漕使尤延之書。畧云。朱元晦在南康。已得太嚴之聲。元晦之政亦誠有病。然忍不能從。然以嚴痛

之使罰。當其罪刑。故無小遽。可以嚴而非之乎。某嘗謂不論理之是非。事之當否。而汎然爲寬嚴之論者。乃後世學術議論。無根之弊。道之不明。政之不理。由此其故也。元晦浙東救旱之政。比者屢得浙中親舊書。及道途所傳。頗知梗槩。浙人殊賴。自効一節。尤爲適宜。其誕慢以僥寵祿者。當少阻矣。至如其間言事處。誠如來諭所言者云。

嚴陵詹子南侍學。○阜民初見先生。不能盡記所言。大指云。凡欲學者。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爲何事。人生天地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

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非有爲也。又云孔門弟子如子游子夏宰我子貢雖不遇聖人亦足以號名學者爲萬世師。然卒得聖人之傳者。回之愚。參之魯。蓋病後世學者溺於文義。知見微繞蔽惑愈甚。不可入道耳。牟氏旣還邸。遂屏棄諸書。及後來疑其不可。又問先生。則曰。某何嘗不許人讀書。不知此後有事在。又曰。讀書不必窮索。平易讀之。識其可識者。久將自明。毋恥不知。先生舉孟子鈞是人也。一章云。須先使心官不曠其職。子南因是便叔此心。如此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

立遂見先生。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

康熙十一年甲辰。先生四十六歲。在勅局春祀祚德

廟爲獻官。

記事始末
書于祠下

朱元晦書畧云。勅局時與諸公相見。亦有可告語者。否於律令中。極有不合道理。不近人情處。隨事改正。得一二亦佳。中薦程可久於法令。甚精。可以入局中。然此猶是第二義。不知輪對班在何時。果得一見。明主就緊要處。下得數句。爲佳。其餘屑屑不足言也。謙仲甚不易得。今日尚有此公差。強人意。元善爽快。極難得。更加磨琢。沉浸之功。乃佳。機

仲既得同官乃其幸會當能得日夕親炙也浙東諸朋友想時通問亦有過來相聚者否立之墓表今作一通顯道甚不以爲然不知尊意以爲如何

三月十三日荅朱元晦書

見前卷七

編朱元晦奏立社倉事戊申歲先生兄梭山居士欲立社倉于青田先生與趙監書

見前卷首

上殿輪對五劄○時對期甚迫猶未入思慮所親

累請久乃下筆繕寫甫就厥明即對

五劄俱見前卷十八讀劄

未云見前三十五卷語錄

講究武畧先生少時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後

讐之義至是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李將使雲將家子也與國人有勇力先生竒而教之後獲用太尉畢再遇帳下其家祠事先生或問何爲曰雲少時嘗欲率伍百人打劫起事一日往見先生蒙誨翻然而改不然此身不得爲人矣先生平日獎激人才類如此後守荆門獎拔竒才亦多

論醫國或問先生見用以何醫國先生曰吾有四物湯問如何曰任賢使能賞功罰罪論駁中外奏對不可行者

荅蘇宰書

卷見前

朱元晦書○時有言奏劄差異者元晦索之先生納去一本元晦貽書云奏篇垂示得聞至論慰沃良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豈腐儒鄙生所可窺測然區區私憂未免有萬牛回首之歎然於我何病耶語圓意活。混浩流轉。益見所養之深。所蓄之厚。但向上一路。未曾撥着。

荅朱元晦書畧云奏劄獨蒙長者褒揚獎譽之厚。俱無以當之。深慚疎愚。不能回互。藏匿肺肝。悉以書寫。而兄尚有向上一路。未曾撥着之疑。豈待之

太重望之太過未免金注之昏耶

眇授承奉卽以修寬恤詔令書成與樞密使王謙仲語及孟子辟上地充府庫一段因云方今正在求此輩而不可得謙仲爲之色變。又舉柳子厚捧土揭木而致之廟堂之上。蒙以綬冕翼之徒隸而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事之勞苦哉。聖人之道無益於世。凡以此也。謙仲爲之默然。先生嘗云。當時諸公見上下相安。內外無事。便爲太平氣象。獨鄭溥之。有一語極好。而今只要爲虜人借路。登泰山云耳。

秋九月既望作外舅吳公行狀

末云某在童穉時爲公所知後妻以其女尤延之作吳公墓誌云陸君子靜數爲予道其婦翁吳公之賢居亡何有墨服踵門而求見者則吳公之子顯若也袖子靜之狀且告曰敢因子靜以請誌予不識吳公然子靜信人也其言有證乃叙而誌之夫能識子靜於童幼之中而能以子妻之其賢可知矣後敬仲作孺人吳氏墓誌云孺人諱愛卿吳公茂榮諱漸之長女也幼有異質女工不學而能詩書過目不忘公大奇之一見先生謂可妻歸焉

先生爲國子正刪定勅局居中五年四方之賓滿門旁無虛字併假於館中饋有需先生不一啓齒孺人調度有方舉無缺事暨先生奉祠歸囊蕭然同僚共贖之還里之明年經理象山孺人捐奩中物助之云云

作本孺記爲成都郭醇仁作

淳熙十二年乙巳先生四十七歲在勅局

與尤延之書畧云此間不可爲久居之計吾今終日區區豈不願少自效至不容着脚手處亦只得且退而俟之職事間又無可修舉覩見弊病又皆

須自上面理會下來方得在此但望輪對可以少
展胸臆對班尚在後年鬱鬱度日而已或勸以小
人闖伺宜乞退先生曰吾之未去以君也不遇則
去豈可以彼爲去就耶

詹子南問學○子南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
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於心也

淳熙十三年丙午先生四十八歲在勅局夏五月作

格矯齋記

爲三簡
徐載書

朱元晦通書畧云傅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
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以爲

然近覺當時說得亦未的疑其不以爲然也今想
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砭劑否道理極精微然
初不在耳目聞見之外是非黑白只在面前此而
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熹衰
病日侵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省力無復向來
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尚復有
異同否耳

轉宣義郎除將作監丞給事王信疏駁十一月二
十九日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

初親朋謂先生久宜求退先生曰往時面對粗

陳大義明主不以爲非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
以致臣子之義距對班五日除監丞

先生與李成之書

見前卷十

和楊萬里廷秀送行詩

見前卷二十五

既歸學者輻輳時鄉曲長老亦俯首聽誨每詣城
邑環坐率二三百人至不能容徙寺觀縣官爲設
講席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途巷從游之盛
未見有此

與朱子淵書

見前卷十三

淳熙十四年丁未先生四十九歲春如臨川先生訪

會使湯公思謙公因言風俗不美先生曰乍歸方
欲與諸後生說些好話此事亦由天亦由人公曰
如何由天曰且如三年一科舉中者篤厚之人多
浮薄之人少則風俗自此而厚不幸篤厚無幾或
全是浮薄則後生從而視效風俗日以敗壞公曰
如何亦由人曰監司守令是風俗之宗主只如判
院在此無只爲位高爵重旌旄導前驅卒擁後者
是崇是敬陋巷茅茨之間有篤敬忠信好學之士
不以其微賤而知崇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公
再三稱善次日謂幕僚友曰陸丈至誠何不去聽

說。話。幕。僚。云。恐。陸。丈。門。戶。高。峻。議。論。非。某。輩。所。能。喻。公。曰。陸。丈。說。話。甚。平。正。試。往。聽。看。某。於。張。呂。諸。公。皆。相。識。然。如。陸。丈。說。話。自。是。不。同。

作朱元瑜名字說

見前卷

登貴溪應天山講學

初門人彭興宗世昌訪舊于貴溪應天山麓張氏因登山遊覽則陵高而谷邃林茂而泉清乃與諸張議結廬以迎先生講學先生登而樂之乃建精舍居焉與楊敬仲書云精舍二字出後漢包咸傳其事在建武前儒者講習之地用此名甚無歉也

荅江西程帥叔達惠新刊江西詩派劄子

荅沈宰書

見前卷

包敏道跋江泰之所收劄子墨蹟云象山先生論詩又出告往知來以意逆志者之外蓋其精鑑如權度舉天下之輕重長短毫髮絲粟不可得而加損也豈特於詩為然哉當程君劄送詩至時僕在席下先生顧諸生曰誰能代荅須臾呈藁者數人先生嘆曰將紙來一筆寫就云云

夏五月荅馮傅之書

見前卷

初冬荅朱元晦書

見前卷

元晦荅書畧云所諭與令兄書辭費而理不明今亦不記當時作何語恐或實有此病承許條析見教何幸如之虚心以俟幸因早便見示如有未安却得細論未可便似居士兄遽斷來章也辯無極太極始此

無營齋說

贈吳叔有

冬十月庚辰葬仲兄子儀于臨川之羅首峯下作子儀墓誌十一月作宜章學記

十二月與漕使宋若水書言金谿月椿之重及臺郡督積欠困民之弊

見前卷八

淳熙十五年戊申先生五十歲在山間精舍春正月

作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與薛象先書

見前卷十二

先生嘗云讀介甫書

見前卷二十五

荅倉使趙汝謙書

俱見前首卷

易應天山名爲象山學徒結廬先生既居精舍又得勝處爲方丈及部勒群山閣又作圓庵學徒各來結廬相與講習與姪孫濬書云山間近來結廬者甚衆諸生始聚糧相迎今方丈前又成一閣部勒群山氣象亦偉云云

屠仁齋由義齋養正堂

張伯強

明德

張行

志道

周孚先

備雲

伯強佩玉

張少

愈高

祝伯

規齋

祝才

蕙林

周元

忠達誠

朱幹

瓊芳

傅季魯

學徒

馮泰

卿初

名梅

自

為改今名

濯纓池浸月池

吳子嗣

翔齋

先生與之

書云

草廬

當為書

在二池之間欲名以濯纓當為書

之封庵

少石

批荆

先生書于世

昌之

堂各

因由

之佳處為之

之

之

三月與江西帥王謙仲書

見前

卷九

見前

卷九

五月與錢守伯同書

見前

卷九

郡縣禮樂之士時相謁訪喜聞其化故四方學徒

大集

先生從容講道歌詠愉愉有終焉之意馮元質云

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鳴鼓則乘山簷至會揖

陞講坐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學者又以一小牌書

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觀此以坐少亦不下數十百

齊肅無譁首誨以收斂精神涵養德性虛心聽講

諸生皆俛首拱聽非徒講經每啓發人之木心也

間舉經語為證音吐清響聽者無不感動興起初

見者或欲質疑或欲致辯或以學自負或有立崖

岸自高者聞誨之後多自屈服不敢復發其有欲

言而不能自達者則代為之說宛如其所欲言乃

從而開發之至有片言半辭可取必獎進之故人

皆感激奮礪平居或觀書或撫琴佳天氣則徐步

觀瀑至高誦經訓歌楚詞及古詩文雍容自適雖
盛暑衣冠必整肅望之如神諸生登方丈請誨和
氣可掬隨其人有所開發或教以涵養或曉以讀
書之方未嘗及閑話亦未嘗令看先儒語錄每講
說痛快則顧傅季魯曰豈不快哉季魯齒最少坐
必末嘗掛一座于側間令代說時有少之者先生
曰季魯英才也先生大率二月登山九月末洽歸
中間亦往來無定居山五年閱其簿來見者踰數
千人與陳宰書云同志之士方此盍簪紬繹簡編
商畧終古粗有可樂雖品質不齊昏明異趣未能

純一而開發之驗變化之證亦不可謂無其涯也
倘得久於是山以旣厥事是所願幸傅季魯云先
生居山多告學者云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
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
已學者於此多有興起有立議論者先生云此自
是虛說此是時文之見常曰今天下學者有兩途
惟朴實與議論耳毛剛伯必疆云先生之講學也
先欲復本心以爲主宰旣得其本心從此涵養使
日充月明讀書考古不過欲明此理盡此心耳其
教人爲學端緒在此故聞者感動當時先生與晦

翁門徒俱盛亦各往來問學晦庵門人乍見先生
教門不同不與解說無益之文義無定本可說卒
然莫知所適從無何辭去歸語師友往往又失其
本旨遂起晦翁之疑良可嘖嘆或問先生之學自
何處入先生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又曰吾
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
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且又曰吾
之與人言多就血脈上感動他故人之聽之者易
章仲至云先生講論終日不倦夜亦不困若法今
者之爲也動是三鼓學者連日應酬勞而蚤起精

神愈覺炯然問曰先生何以能然先生曰家有主
癸神能供千斛水嚴松年問今學者爲誰先生屈
指數之以傅子淵居其首鄧文範傅季魯黃元吉
居其次且云浙間煞有人有得之深者有得之淺
者有一見而得之者有久而後得之者廣中一陳
去華省發偉特惜乎此人亡矣朱元晦語錄云今
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
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輩朋友又却覺不
振又云子靜之門如楊簡輩躬行皆有可觀又與
詹侍郎書云高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從子靜

學有意爲已必能開導其人也又與劉仲復書云
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
多疑多問却轉迷惑

論解書○南豐劉敬夫學周禮見晦庵晦庵令其
精細考索後見先生問見朱先生何得敬夫述所
教先生曰不可作聰明亂舊章如鄭康成注書柄
鑿最多讀經只如此讀去便自心解注不可信或
是諱語或是莽制傳季魯保社中議此甚明可一
往見之於是往問于季魯又嘗曰解書只是明他
大義不入已見於其間傷其本旨乃爲善解書後

人多以已意其言每有意味而失其真實以此徒
支離蔓衍而轉爲藻繪也又嘗曰河圖屬象洛書
屬數先天圖非聖人作易之本旨有據之於說易
者陋矣又嘗曰後世之論春秋者多如法令非聖
人之旨也觀春秋詩書易經聖人手則知編論語
者亦有病顧記禮之言多原老氏之意

論傳道○與姪孫濬書見前首卷先生有云學者至本
朝而始盛自周茂叔發之又云韓退之言軻氏之
死不得其傳故不敢誣後世無賢者然直是至伊
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爲光明今日

若不大段光明更幹當甚事又云二程見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又云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錮深明道却疏通又云道譬則水人之於道譬則蹄涔則汙沱百川江海也海至大矣而四海之廣狹淺深不必齊也至其爲水則蹄涔亦水也又嘗以手指心曰某有積學在此惜未有承當者

夏四月望日與朱元晦書辯太極圖說見前卷二與提刑應仲寔書見前卷十與趙詠道書見前卷十一

秋八月遊僊巖題新興寺壁見前卷二十

訪江西帥王謙仲○時帥幕邵叔誼在坐聽談命者曰吾之談命異於是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此命極好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此命極不好先生與叔誼書

見前首卷

作南豐黃世成及慈谿楊承奉二墓銘

先生每謂墓非古而銘多溢辭故不苟作余銘南豐慈谿二君之墓海內名識謂無愧辭

十二月十四日答元晦書見前卷一又別幅云大傳曰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爻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
器見乎上者可得而見矣猶不謂之形而謂之成
象必形乎下可得而用者乃始謂之器易之言器
本於聖人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如網罟
耒耜車輿門折杵臼弧矢棟宇棺槨之類乃所謂
器也昔者聖人之制斯器也蓋取諸易之象易有
聖人之道四而制器尚象與居一焉道者天下之
所由而聖人則能知之器者天下之所利而聖人
則能制之由其道而利其器在一身則爲有道之
人在天下則爲有道之世不由其道而利其器則

爲無道矣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然中人
以下則由而不知蓋其知識卑近所見淺末形而
下者所能由形而土者所不能知故曰民可使由
之不可使知之非有知道者以長治之左右之則
趨於下惟利之見而不由其道矣上必有下下必
有上上而無下何以爲上下而無上何以爲下道
之與器未始相無不由其道而利其器器者非其
有矣資且乘致寇至此之謂也故惟聖人爲能制
器精義入神所以致用利用安身所以崇德百慮
一致道固然也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

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非知道者孰能
與於此故道者形而上者也器者形而下者也器
由道者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而謂其
屬於形器不得爲道其爲昧於道器之分也甚矣
聞朱元晦詩喜詩云川源紅綠一時新春雨朝晴
更可人書冊埋頭何日了不如拋却去尋春先生
聞之色喜曰元晦至此有覺矣是可喜也

淳熙十六年己酉先生五十一歲祠秩滿在山間方
大

春正月朱元晦來書畧云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

爲三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更請子細着眼
未可容易譏評也無極而太極如曰無爲之爲非
謂別有一物也非如皇極民極之有方所以形象
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又別紙末云如曰未然則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
無復可望其必同也

題達本庵詩○梁光結廬其親塋名曰達本求言
於予歆賦是詩以助孝德詩云孩提無不愛其親
不失其心即大人從此勸君休外慕悅親端的在
誠身

壽皇內禪光宗皇帝即位詔先生知荆門軍先生始欲著書常言諸儒說春秋之謬尤甚於諸經將先作傳值得守荆之命而不果

覃恩轉宣教郎夏六月與黃循中書見前卷磨勘

轉奉議郎答趙然道書見前卷

秋七月四日與朱元晦書見前卷七日躋踈山蓋侍

者帖見前卷

八月六日元晦答書云荆門之命少慰人意今日之計惟僻且遠猶或可以行志想不以是為厭三年有半之間消長之勢又未可以預料流行坎止

亦非人力所能為也聞象山墾闢架鑿之功蓋有緒來學者亦益甚恨不得一至其間觀竒覽勝某春首之書詞氣粗率既發即知悔之然已不及矣論無極之辯與陶替仲書再書俱見前卷論私立門戶之非與唐司法書見前卷

朱元晦論學徒競辯之非答諸葛誠之書云示論競辯之論三復悵然愚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輕相詆毀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力勉於吾之所急吾人所學喫緊着力處正天理人欲相去之間如今之論則彼之囚而起者於二者之

間果何處乎子靜平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於天
理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
所疑也包顯道侍晦庵有學者因無極之辯貽書
詆先生者晦庵復其書云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
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一人而已某實敬
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之也

秋八月十一日答趙詠道書見前卷 答曾宅之書

見前卷 與姪孫濬書見前卷

冬十月朔作外姑黃夫人墓銘○自云先丈母誌
銘叙次頗復明暢云

與王順伯書見前卷

冬至前五日跋曾表甫答屈待舉詩後三日遊翠

雲寺題名于壁先生遊翠雲寺帖見前卷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先生五十二歲在山間方來

春正月與姪孫濬書見前卷 三月二十六日與包

敏道書見前卷

夏五月作經德堂記堂名取諸孟子經德不回 六月旱十三日

石灣禱雨十六日謝雨俱見前卷

秋八月二十六日作貴溪縣重修學記見前卷

與饒壽翁書見前卷 與郭邦逸書見前卷 作玉芝

歌見前卷二十五與路彥彬書畧云切不自揆區區之學

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一明也

紹熙二年辛亥先生五十三歲在山間方丈春二月

與劉伯協書俱見前卷十二三月三日與林叔虎書見前卷九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寺在象山之西址隔溪之山

間先生往來必憇焉

夏六月作武陵縣學記見前卷十九中澣作臨川簿廳

壁記簿長季海得旨疾速之任云云俱見前卷十五語錄

囑傅季魯居山講學○先生將之荆門謂季魯曰

是山繫子是賴其為我率諸友日切磋之吾遠矣

小障不得為諸友掃淨氛穢幸有季魯在願相

親近

秋七月四日啓行十一日書贈陳晉卿名縉時為撫州學

書見前卷二十一

九月三日至荆門軍舟車所經見豐城王允文祭

文云南浦維舟徑浮彭蠡覽竒康廬濯纓瀑水潯

陽晚薄齊安晝艤臨臯雪堂周覽遺趾長泮以西

野岸曠平撰杖西風或憇柴荆桑棗蔭塗葭葦連

丕笑談之間造微詣精黃鶴入雲芳洲在目憑高

傲古北轅西輻薄下閑藩霜萼破菊云

即日親事上謝表

表見前卷十八吏以故例云俱見前三十二卷

與羅點

春伯書

見前卷十五

與漕使薛象先叔似書與漕使論

民間疾苦

俱見前卷十五

新築城○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為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為次邊在江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隋郢之脇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脇腹心之虞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數千強壯可用而倉廩府庫之間糜鹿可至累議欲修築子城憚重費不敢輕舉先生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庸直躬自

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功倍二旬訖築初計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五千而土工畢復議成砌三重置角臺增二小門上至敵樓衝天渠荷葉渠護險牆之制畢備纔費緡錢三萬郡學貢院及客館官舍衆役並興初習俗侑人以執役為耻吏惟好衣閑觀至是此風一變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以威盛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中恬若無事革稅務之弊革弊政事俱見前卷三十三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

紹熙三年壬子先生五十四歲在荆門

春正月十三日郡有故事會吏民講洪範五皇極一章

上元設醮黃堂其說曰爲民祈福先生於是會吏民講洪範歛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爲之泣有講義仍書河圖八卦之象洛書九疇之數于後以曉後學更定圖書與今世所傳者不同所以復古圖書之舊也先生未及著書發明後學傳季魯作釋義以明之

二十四日與姪煥之書畧云正月十三日以講義代醮除官員士人吏卒之外百姓聽講者不過五六百人以不曾告戒也然人皆感動其所以相孚信者又在言語之外也此間不復掛放狀牌人有訴事不拘早晚接受雖入夜未閉門時亦有來訴者多立遣之壓服而去見客亦無時

二月九日之夜郡火災與鄧文範書

見前卷十七

與吳

仲時書

見前卷六

閱武○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先生病之乃信捕獲之賞

重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後加庸直無饑寒之憂相與悉心弓矢逸者絕少他日兵官按閱獨荆門整習他郡所無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

上廟堂劄子乞撥常平銀助城費畧云荆門素無城壁某去冬妄意聞于帥府請就此役尋得帥檄令委官置局徑自修築已於十二月初四日發手亦幸天氣晴霽人心齊一小壘綿薄會計用磚包砌猶當用緡錢三萬本軍有買名銀一萬七千餘兩在常平稽之專條不可擅用徵乞均慈特爲

奏於數內撥支銀五千兩應付支用使城壁一新形勢益壯姦宄沮謀民心有賴實爲無窮之利與章茂獻論築城書畧云有當控告廟堂者敢不布本末庶幾一言之助去冬修築子城適值天氣晴霽民心悅懌此邦士女未嘗識城遠村僻塢携持來觀自臘至今踵係不絕

答羅田宰吳斗南書論太玄

見前卷十五

作監獄冗庸

齋墓表

夏四月十九日朱元晦來書云去歲辱惠書慰問尋即附狀致謝其後聞千騎西去相望益遠無從

致問近幸幼安經由及得湖南朋友書乃知政教
並流士民化服甚慰某憂苦之餘疾病益侵形神
俱瘁非復昔時歸來建陽失於計度作一小屋暮
年不成勞苦百端欲罷不可李大來此備見本末
必能具言也渠欲爲從戎之計因走門下撥冗附
此未暇他及正遠切祈爲道自重以幸學者彼中
頗有好學者否峽州郭文著書頗多悉見之否其
論易數頗詳不知尊意以爲如何也近者幸示一
二有委併及

與總卿張體仁元善書

見前卷
十六

答倉使書末云比來訟牒益寡終月計之不過二

三紙此間平時多盜今乃絕無

荆南府帥章森德茂以先生政績上薦先生與書

見前卷
十六

答章茂獻書云某承乏云云

見前卷
十五

又云先生治

化孚洽久而益著旣逾年答筭不施至於無訟相
保相愛閭里熙熙人心敬向日以加厚吏卒亦能
相勉以義視官事如家事識者知其有出於政刑
號令之表者矣諸司交章論薦丞相周公必大嘗
遺人書有曰荆門之政可以驗躬行之效○周益

公判湖南帥府復傳子淵書末云曾通象山書否
荆門之政如古循吏躬行之效至矣

禱雨

事見前卷
二十六

與章帥二書

俱見前
卷十六

秋七月薦屬縣二宰併自劾狀○時姦民楊彥翼
萬九成素號論官社楊景春尤甚先生以其世惡
奏乞施行因以自劾先生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
賢不肖之辯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辯
畧

贈劉季蒙

見前卷
二十一

與伯兄致政書

見前卷
十七

冬十二月六日與姪麟之書末云此間風俗旬月
浸覺變易形見大槩是非善惡處明人無貴賤皆
向善氣質不美者亦革面政所謂脉不病雖瘠不
害近來吏卒多貧而有窮快活之說

七日丙午先生疾十一日庚戌禱雪郡僚問疾因
言冬暖盍祈雪乃命倪巨川濟甫畫乾卦揭之黃
堂設香花翌早迎往蒙泉取水歸安奉而風雲遽
興辛亥日雪驟降先是十一月語女兄曰先教授
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歿女兄盡然又語家人
曰吾將死矣或曰安得此不祥語骨肉將奈何先

生曰亦自然又告寮屬曰某將告終先生素有血
疾居旬日大作越三日疾良已接見僚屬與論政
理如平時宴息靜室命灑掃焚香家事亦不掛齒
雪降命具浴浴罷盡易新衣幅巾端坐家人進藥
却之自是不復言

十四日癸丑日中先生卒郡屬棺斂哭泣哀甚吏
民哭奠充塞衢道

僉判洪伋率寮屬祭文畧云斯道靡洪充塞兩儀
孔孟旣沒日以湮微賴我先生主盟正學開悟隴
贖惟時先覺云云

學錄黃嶽祭文畧云先生之學正大純粹先生之
教明白簡易其御民也至誠之外無餘術其使人
也寸長片善未始或棄若夫愛國忘家愛人利物
所謂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是以先生之亡雖小夫
賤隸婦人女子莫不咨嗟歎息至於流涕

父老李斂等祭文云刺史以詩書爲政待邦人如
子弟百姓安之何遽驚哲人之萎也蓋刺史之賢
周孔之學方將公是道於天下慰四海蒼生之望
非我民得以私之也然斂此大惠施於一邦近者
服其教遠者化其德豈期天不憖遺而奪我父師

之速也古之君子所居民愛所去民思而况賢刺
史之亡其遺愛在人真不可解於心者我民將
子子孫孫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以至於無窮也
湖北帥張森祭文畧云惟公學本之經行通於天
淵源之漸伊孟之傳自本自根即聞即見見之躬
行死守不變德業培深我臯我夔用之斯世舍公
其誰

湖廣總領張體仁祭文畧云儒者之學入孝出弟
入言江西陸氏兄弟儒者之仕信道行志人言荆
門如古循吏有修其綆汲深未既有恢其規游刃

餘地詞流滔滔壽考日遂豈伊斯人而俾憔悴云
云

江淮總領鄭湜祭文畧云聖去千載所傳者書獨
公深造忘其緒餘謂心至靈可通百聖謂物雖繁
在我能鏡欲世知師欲人知味未之能行慨其將
廢

湖南漕豐誼祭文畧云公稟正氣早以道鳴叱呵
非聖奔走諸生云云

朱元晦聞訃帥門人往寺中爲位哭

紹熙四年癸丑春正月二孤護先生柩歸沿途弔哭

致祭者甚衆二月至家

鄂州教授許中應祭文畧云是理流行宇宙之彌
卑不聞於樵牧皆可得而與知自條理之科不續
一何名世之稀蓋所以見吾夫子者未至如曾參
之皜皜而詖淫邪遁不能如孟子之無疑則皆未
免隨揣摩之形似困聞見之支離雖勉強以力行
徒爾增附益之私公以間氣而自得師燭乎大天
淵之無際洞乎微芒芴之無遺混混乎由源而達
委鼎鼎乎自幹而敷枝故言動無一之不實而老
裏不至乎相違豈非合彼已於一源貫幽顯而同

歸者乎若乃察此理之公共謂先覺者爲後覺之
資彼絕物者不仁雖狂鄙皆在於扶持開晃耀於
蒙昧出荆棘於平夷的然顛末之無舛二三子亦
有立於斯時即所應之有證尚安得以佛老之空
談而病之哉

金谿宰王有大建復齋象山二先生祠六月癸丑
揚簡爲記畧云道心大同人自區別人心自善人
心自靈人心自明人心即神人心即道安覩乖殊
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何以證其然人皆有惻
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

之心惻隱仁羞惡義恭敬禮是非智仁義禮智愚夫愚婦咸有之豈特聖賢有之人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人皆與天地同又何以證其然人心非血氣非形體廣大無際變通無方倏焉而視又倏焉而聽倏焉而言倏焉而動倏焉而至千里之外又倏焉而窮九霄之上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神乎不與天地同乎學者當知舉天下萬古之心皆如此也孔子之心如此七十子之心如此子思孟子之心如此復齋之心如此象山之心如此金谿王令君之心如此舉金谿一邑之心

如此學者當自信無自棄意慮微起天地懸隔不識不知匪合匪離直心而往自備萬善自絕行非雖無私爲昭明弗遺二陸先生撫州金谿人復齋諱九齡字子壽篤志斯道窮深究微兢兢孜孜學者宗之象山先生其弟也諱九淵字子靜天性清明不染雜說簡嘗親聞先生之言自謂其童幼時聞人誦伊川先生語自覺若傷我者性質素明如此故長而益明破學者於窟宅開聖道之夷逾其言甚平而或者填萬說於胸中持萬說於胸中以聽先生之言故或疑其深疑其峻然而海內之士

聞其風而趨之如百川之東矣簡積疑二十年先生一語觸其機簡始自信其心之即道而非有二物始信天下之人心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皆與天地日月鬼神同王令君有大因邑人崇敬二君子以俸資設祠於學且將行禮焉屬簡為記且曰欲以昭明二君子之道簡雖無所似灼知二君子之心無以異於天下之人心不容穿鑿其說以惑來者乃起敬起恭而書其畧云

冬十一月王有大帥邑寮來祭

輓詩云篤學光前哲知言衆所迷學同顏氏好功

與孟軻齊獻替心彌切藩經政可稽儒宮儼遺像

垂範自江西

九日壬申奉先生之柩塋于延福鄉朱陂之下距

妣饒氏孺人墓為近

一云塋于鄉之永興寺山

門人奔哭會塋

者以千數

詹阜民祭文畧云天縱夫子以淑其徒爰暨子思須臾不離孟軻親受厥緒是承卓哉先生能自得師玩其遺編獨識其微探原自天立其大者操而存之造次弗舍日漑月培克實光輝奔走學徒四方如歸先生設教固亦多術其要使人反躬務實

一洗世習詞說支離達其本心使自得之善端旣
著日用不窮夫然後知先生之功云

揚簡祭文畧云先生之道亦旣昭昭然矣何俟乎
知仰觀乎上先生確然示人易矣俯察乎下先生
隤然示人簡矣垂象著明者先生之著明寒暑變
化者先生之變化書者先生之政事詩者先生之
詠歌禮者先生之節文春秋先生之是非易先生
之變易學者之所日誦百姓之所日用何俟乎復
知何俟乎復思不可復思矧可敦思

袁燮祭文畧云嗟維先生任道以躬方其未得憤
悱自攻一日洞然萬理俱融如天清明如日正中
毫髮無差涵養日克乃號於世曰天降衷至大至
精至明至公茲焉良心萬變不窮學者初來膠擾
塞胸先生教之如橐鼓風弟子化之如金在鎔有
蔽斯决有窒斯通手舉足履視明聽聰式全其人
不淪虛空此於斯世乞矣有功云云

傅子雲祭文畧云道塞宇宙而人至靈不蔽於物
易知易行維天憂民篤生斯聖乃徹厥蔽俾安正
性周衰文弊孟沒學絕功利橫流道術分裂所見
益鑿所言益支易知易行誰其覺斯千七百載乃

有先生先生之德濬哲粹英道喪既久無所取證
深研力索俯仰參訂或啓于家訓或得于群籍或
由省祭之深或資辯白之力惟至當之不磨卒會
歸于有極始信夫良知良能降于上帝可久可大
道實簡易倘正偽之不辯而先後之舛施則已私
之是憑豈天德之在茲遠紹孟氏之旨極陳異說
之非世之學者標末是求而吾先生自源徂流世
論一切如鞭之刑而吾先生允稽其情世之於人
多察鮮容而吾先生善與人同世之於善迹似情
非而吾先生誠實自持世排異端惟名是泥而吾

先生即同辯異世讀古書立論紛然而吾先生先
實後言嗚呼先生視古如反諸掌視民如納諸溝
斯學斯志曾不一施今則已矣弧矢不去手關河
不忘懷搜求忠勇義欲一伸曾不一遂今則息矣
莫大於曆夜觀星象莫神於易畫索著卦考禮問
樂遠稽古制曾不畢究今則墜矣問世之葉接萃
之議作於斯世亦如此而止矣云云
周清叟祭文畧云天爲斯文乃生先生指學者之
膏肓示入聖之門庭不繞繳而支離誠坦然而可
行暴之以秋陽之白濯之以江漢之清繼孟子之

絕學舍先生其誰能云云

包遜祭文云維吾先生天稟絕異洞萬古心徹先
聖秘先立其大須臾不離日累月積仁熟功熙無
備無黨不識不知一順斯理終日怡怡雖和非惠
雖清非夷豈伊之任幾聖之時

包揚作先生贊云辭蔓蝕真會當一正剗百家偽
藥千古病發人本心全人性命一洗佛老的傳鄒
孟

紹熙五年甲寅春二月十六日楊簡狀先生行見前
三卷

寧宗慶元二年丙辰貴溪宰劉啓晦建翁立先生祠
于象山方丈之址自立祠後春秋致祭惟謹臨江
章茂獻爲記宰朱文公門人也於是先生門人約
以歲正月九日登山會祭

開禧元年乙丑夏六月先生長子持之伯微編遺文
爲二十八卷外集六卷乙卯楊簡序

畧云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
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
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
信不詐僞而先儒求之過求之幽深故反不知道

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爲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
傳叙如右

開禧三年丁卯秋九月庚子撫州守括蒼高商老刊先生文集于郡庠

跋云洙泗之教憤悱啓發鄒魯之書困衡作喻此學久矣無傳獨象山先生得之千載之下最爲要切是以聽其言者類多感發書曰惟文王之敬忌

先生之書如黃鍾太呂發達九地真啓洙泗鄒魯之祕其可以不傳耶商老嘗從先生游頗自奮勵今老矣學不加進爲州鄭卿愧於簿領之外效如捕風因刻之郡庠以幸後學倘有志之士伏讀其書如見其人知敬其所當敬而不忌其所不必忌其爲有補於風化較然不誣也然而默識心通豈欺我哉

嘉定五年壬申秋八月張衍季悅編遺文成傳子雲
序

畧云先生生於孟子沒千有七百餘年之後當浮

僞雜揉朱紫淆亂之時乃能獨信實理而不奪於
浮僞精別古書而不惑於近似深窮力踐天德著
明推以覺人不加毫末故一時趨隅以聽者莫不
油然而悟良知良能至明至近之實灼然知白下升
高積小以大之端躍然興堯舜可爲不自棄自暴
之志回視曩之蔽於支離浮僞之說者又不啻若
夷猶於九軌之路而灼見夫在荆棘泥淖者之爲
陷溺也蓋先生長於啓迪使人蔽解疑亡明所止
於片言之下有得於天而非偶然者先
孟子既沒斯道之任在已病浮僞之害
亦自以
渝實

焚拯溺如已隱憂撲燄障流厥功彌大故民彞帝
則之實孔子孟子之傳賴以復聞於世云云
九月戊申江西提舉袁燮刊先生文集自爲序
畧云天有北辰而衆星拱焉地有泰嶽而衆山宗
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北
辰泰嶽歟自始知學講求大道不得弗措久而寢
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徹融會美在其中不
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
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
言之矣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妻妾之

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爲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爲邈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而愈湮暨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途如藥乂病迷者悟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跂望聖賢如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生之惠後學弘矣先生之言悉由中出上而啓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

所由別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過俗學之橫流援天下於旣溺吾道之統盟不在茲乎爨識先生於行都親博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少有昏怠之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消矧復警策之言字字切已歟先生之沒餘二十年遺言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形俱肅若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尚多闕畧先生之子持之伯徵裒而益之合三十二卷今爲刊于倉司流布寔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遍言近而指遠雖使聖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茲其所以爲後學之

師表也歟

東澗湯文清公醵湖祭文 未詳

嘉定八年乙亥冬十月二十九日奉旨賜謚初嚴滋等請謚到狀云故荆門知軍監丞陸公以身任道為世儒宗一時名流踵門問道常不下千百輩今其遺文流布海內人無智愚珍藏而傳誦之蓋其為學者大公以滅私昭信以息偽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學者與聞師訓向者視聖賢若千萬里之隔乃今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如指迷途如藥石病先生之功宏

矣縣庠郡學所至立祠雖足以致門人弟子之私敬而謚號未加識者歎焉云本州備錄申聞乞指揮施行至是奉旨賜謚

嘉定九年丙子春三月十七日宣教郎太常博士孔焯謚議 見前卷

冬十二月十三日朝請大夫考功員外郎丁端祖覆議 見前卷

嘉定十年丁丑春三月二十八日賜謚文安撫州州學教授林恢告祠堂賜謚文

云先生振絕學於千載之後躬行著論碩大光明

播于四方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屬者諸
生請謚郡聞于朝訂議太常謚以文安聖天子俞
之嗚呼不俟百世斯文已有見矣

金谿宰何處久告謚文

云惟公志道精專稟資超卓大揚厥旨以覺後覺
其覺維何天降之衷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列聖相
傳明若斗極自軻之亡異端藜塞公實任道于開
東明排斥浮偽吾道砥平進而告后志在經邦退
而牧民時稱循良天不憖遺山頽木壞惟有文辭
方冊是載幸公門人佩訓不忘請謚易名達于太
常公論與賢聖朝輔德爰賜嘉名世世烜赫象山
之學萬古洋洋匪公之榮吾道之光

秋九月甲子袁燮作金谿邑庠止善堂記

畧云乾道淳熙間象山先生以深造自得之學師
表後進其道甚粹而明其言甚平而切凡所以啓
告學者皆日用常行之理而毫髮無差昭晰無疑
故天下翕然推尊而其教尤著於所居之金谿今
邑之善士趨向不迷有志斯道而恥爲世俗之學
蓋其源遠矣

理宗紹定三年己丑夏四月江東提刑趙彥幟重修

象山精舍

云道在篤行不在空言道在反求不在外騫彥幟
壯歲從慈湖游慈湖實師象山陸先生嘗聞或謂
陸先生云胡不註六經先生云六經當註我我何
註六經又觀先生與學子帖有反思自得反而求
之之訓有朴實一途之說人見其直易或疑以禪
學是未之思也誠意正心以至治國平天下原於
致知二字禪矣乎象山蓋學者講肄之地先生沒
山空屋傾將遂湮沒載新以存先生之故蹟使人
因先生之故蹟思先生之學思先生之教孜孜日
思乃不勉不思從容中道是謂大成若夫山林之
峻秀景物之幽深棟宇之多寡廢興之源流非學
者志不暇盡記之耳

紹定四年辛卯夏六月己亥江東提刑袁甫廣徵建
象山書院于貴溪之徐巖先生祠侑以楊敬仲袁
和叔

初先生本欲創書院于山間拜命守荆而不果至
是袁憲奏建書院以山間不近通道乃命洪季陽
相地得徐巖近邑而境勝坐已向亥傳季魯問而
譏之曰書院爲講古習禮之所而先聖先師北面

學者南面而拜之非禮也宜擇南面之地季陽悚然然已申聞不復更卜是日祝文云先生之精神其在金谿之故廬優游而容與耶其在象山之精舍言言而語語耶抑周流於上下四方與天地游與四時序耶甫將指江東聿興正學山之旁近爰咨爰度得勝景於徐巖離象山而非邈山峯環峙兮高可仰大溪橫陳兮清可濯殆天造而地設匪人謀之攸作是可宅先生之精神無在無不在也先生之道精一匪二揭本心以示人此學門之大致嗣先生之遺響警一世之聾瞶平易切近明白

光粹至今讀其遺書人人識我良貴由仁義行而
行仁義者昭昭乎易判也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
之者截截乎不可亂也宇宙內事已分內事渾渾
乎一貫也議論一途朴實一途極天下之能言者
斯言不可贊也嗚呼先生之學如此先生之精神
如此然則在金谿之故廬者如此在象山精舍者
如此周流乎上下四方者亦如此孰謂徐巖而獨
非如此耶工役倣興禮宜虔告先生精神淵淵浩
浩又作上梁文云盡其心知其性見先生存養之
皆天在則人亡則書豈後學講明之無地云云是

冬書院落成買田養士

冬十月己未袁亦刊先生文集

畧云象山先生文集先君子嘗刊于江右甫將指
江左新建象山書院復摹舊本以惠後學先生發
明本心上接古聖下垂萬世偉矣哉此心神明無
體無方日用平夷莫非大道是謂精一是謂彛倫
是謂乾健坤順是謂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山川草
木之變化是謂鬼神之情狀先生嘗言千百世之
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
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學者之心即先

生之心甫藐焉晚出景慕先生戰兢自勉寡過未
能先生之道大矣奚庸贅述姑誦所聞附于卷末
十一月朔袁甫遣池州屬官韓祥至書院告先聖
文

云仰惟先聖之道昭揭萬世後學昏蒙不知吾心
即道有宋知荆門軍陸某獨能奮乎百世之下指
示道心明白的切闡教象山學者師尊之而歲久
祠圯有司弗葺被命茲來惕然大懼遂卜地於貴
溪之徐巖昂建書院招延山長俾承學之士相與
嚴事先聖朝夕兢惕道心融明所以懋昭象山之

教而上繼先聖之統緒也甫職守攸縻弗皇躬詣
祠下心以告矣

紹定五年壬辰春三月袁甫至書院釋菜告文

云先生之學得諸孟子我之本心先明如此未識
本心如雲翳日既識本心元無一物先生立言本
末具備不墮一偏萬世無弊書院肇建躬致一奠
可聞非聞可見非見禮畢乃講書貴賤咸集溢塞
堂廡以聽講畢續說曰象山先生家學有原一門
少長協力同心所以敬養其親者既已恪供子職
而伯叔之間自爲師友梭山復齋皆爲一時聞人
而先生又傑出其中陋三代以下人物而奮然必
以古聖人爲師發明本心嗣續遺響以大警後學
之聾瞶天下以爲真孟子復出也言儒釋之異趨
謂釋氏爲私吾儒爲公釋氏出世吾儒經世故於
綱常所關尤爲之反覆致意洎班朝列直道而行
不阿世好格心事業斯世深望焉而媚嫉者沮之
雖一斥不復浩如也乃禮慈湖門人錢時爲堂長
主教遠近學者聞風雲集至無齋以容之則又修
書院之外左方廢寺之法堂以處之也

秋閏九月八日賜象山書院額

以尚書省劄壽諸石後浙憲陳埴和仲跋云象山
文安先生明本心之旨啓千古之秘開警群迷迓
續道統如日月之昭揭太嶽之表鎮也于是四方
儒彥從者如雲其尤碩大光明者則有慈湖文元
楊先生潔齋王獻袁先生淵澄峻發木鐸鏗錫于
以昌我宋文明之治云云

紹定六年癸巳春清明日袁甫作象山書院記

畧曰寧宗皇帝更化之末年興崇正學尊禮老臣
慨念先朝碩儒咸賜嘉謚風厲四方謂象山先生
發明本心之學有大功於世教易名文安庸示

美於時慈湖楊先生我先人潔齋先生有位於朝
直道不阿交進讜論寧考動容天下學士想聞風
采推考學問淵源所自而象山先生之道益大光
明甫承學小子將指江東築室百楹旣壯且安士
遐邇咸集齋曰志道明德居仁由義精舍曰儲雲
佩玉又皆象山先生之心畫也

秋七月辛未日金谿宰天台陳詠之建象山書院
于邑治之西傅子雲記

初二陸先生祠堂旣立宰以祠右有隙地高爽乃
連甍建書院買田養士申臺郡禮請傅季魯主教

以發明先生之學始至講道聽者甚衆士風翕然
向善記畧云象山先生稟特異之資篤信孟子之
傳虛見僞說不得以殺其真奪其正故推而訓迪
後學大抵簡易明白開其固有無支離繳繞之失
而有中微起痼之妙士民會聽沉迷利慾者惕焉
改圖蔽惑浮末者翻然就說膠溺意見者凝然反
正莫不知足自知仁足自守勇足自立猶出珠璧
於泥淖而濯之清泉脫鴻鵠於密網而游之天衢
扶浮雲之翳日以開東明而有目者快幽隱纖微
之覩也豈天以啓悟斯人之徒俾先生微覺其天
與之善非有識知之私如其間則感速之效固若
是耶惜乎天齋之年志旣不遂而遺文垂世又特
見往來論學之書與夫奏對記序贈說等作然於
著誠息僞興起人心亦可謂有光于孟氏矣

理宗皇帝嘉熙元年丁酉秋七月旣望泉使陳垣刊
先生語錄自爲序

云孟子歿千五百餘年宋有象山文安陸先生挺
然而興卓然而立昭然而知毅然而行指本心之
清明斯道之簡易以啓群心詔後學其教不務繁
而本末備其辭不務多而論要明洗章句之塵破

意見之窟使聞者渙如躍如知心之即道而不疑其所行茲非晦冥之日月崖險之津塗丘阜之蒿華歟墳土晚不逮事先生而登慈湖之門固嘗服膺遺文久蒙恩司治道由書院瞻謁祠像如獲執經升堂見同門所錄訓語編未入梓咸以爲請再拜三復乃授工鉞勒焉或謂墳曰近世儒生闡說其徒競出紀錄後來者搜拾摹傳雖汗牛充棟且未厭止也子之所得不甚解約乎墳語之曰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何庸語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電何庸錄錄而刊猶以爲贅也而今而後有誦斯錄能於數千言之中見一言焉又於其中見無言焉則先生之道明矣敢拱以俟來者

淳祐元年辛丑冬十月金谿進義居表

青田陸氏來自耶郡其四世諱道卿先儒冠婚喪祭之禮行于家家道整肅著聞州里生六子以子貴贈宣教郎素無田產蔬畦不盈十畝而舍指千餘長九思總家務次九叙治藥療欠九臯授徒於家塾以求飭之具補不足率其弟九韶九齡九淵相與講論聖道九淵以其道聚徒講于貴溪之應天山山形類象故學者號稱象山先生彬彬乎

儒門州縣以其義聚謹具表進

淳祐二年壬寅秋九月勅旌陸氏義門

皇帝制曰青田陸氏代有名儒在謚典籍聚會踰千指合爨二百年一門翕然十世曩微惟爾能睦族之道副朕理國之懷宜特褒異勅旌爾門光於閭里以勵風化欽哉

青田義門家長陸冲進謝恩表

十世義旂旌表已頒於廊廟九天申命勅書復昇於門閭乾坤之露澤新承里宅之風聲益振叨塵過分榮耀下懷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聞脩身

齊家乃大學之根本化民成俗實聖治之權輿自唐有張公藝以來至我宋彭氏程而下懷終始群居之義乃荷蒙聖典之褒眷念儒門尤加篤愛疇茲二老乃先知先覺之民政奉兩朝賜文達文安之謚旣以千餘指宗枝之衆聚於二百年古廡之間詩禮相傳饗殮合爨祇謂閭閻之共處詎期綸綍之昭垂郡邑爭先而快覩室家相慶以騰歡自愧深恩孰茲報稱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化民長久霈澤豐隆中三極以作君奄四海以光澤人虞唐虞之治比屋可封士遵洙泗之傳里仁爲美遂令

瑣末亦被寵榮臣敢不仰體聖恩俯察族類聖益
聖明益明長藉照臨之德老吾老幼吾幼盡叨孝
弟之誠臣無任瞻天激切屏營之至云

淳祐六年丙午春正月二日奉旨旌表門閭初淳祐
五年九月漕使江萬里奏撫州金谿青田陸氏義
居十世閨門雍肅著于江右是爲淳熙名儒文達
文安之家揆之令典盍表宅里以厲風化里士合
詞以請于郡郡下之邑耆老子弟具以實對越三
歲未報後漕使曾穎茂再剡上事下有司考狀諫
律僉謂宜俞所請於是丞相白上可其奏是日命

始下撫州守趙時煥大書曰道義男曰旌表名儒
之家令刻石于門

淳祐八年戊申夏五月朔包恢撰旌表門閭記

畧云門閭之高不惟其人此古今所尤難者惟陸
氏五世而有文達文安二大儒以人品之高道術
之明特起東南上續道統實以師表四海非僅以
師表一家大學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之全體大用具在是矣陸氏所以名家由二
先生之名世也

淳祐十年庚戌夏五月撫州守葉夢得命金谿宰立

更朔祠堂增葺書院

初二先生祠與槐堂異處乃命王宰以十月六日
鼎新祠于槐堂之前翼以四齋環以門廡自是
規制悉出於郡焉記畧云山川炳靈儒英並出美
適鍾於一門教可垂於百世若金谿三陸先生之
祠于學宮者其風化之所係歟三先生學問宏深
智識超卓以斯道而任諸身以先知而覺乎後其
生也海宇仰而宗之其沒也郡邑尸而祝之朝廷
又從而褒之非偶然也

秋九月葉夢得建梭山復齋象山三先生祠堂于
郡學之東以袁燮和叔傅子雲季魯侑

淳祐十一年辛亥春三月望日包恢撰三陸先生祠
堂記

云以正學名天下而有三先生焉萃在一郡一家
若臨川陸氏昆弟者可謂絕無而僅有歟梭山寬
和疑重復齋深沉周謹象山光明俊偉此其資也
固皆近道矣若其學之淺深則自有能辯之者梭
山篤信聖經見之言行推之家法具有典刑雖服
先儒之訓而於理有不可於心者決不苟徇惜其
終於獨善而不及見諸行事之著明爾復齋少有

大志浩博無涯涘觀書無滯碍繙閱百家晝夜不
倦自爲士時已有稱其得子思孟子之旨者其後
入太學一時知名士咸師尊之則其學可知矣又
惜其在家在鄉僅可見者輔成家道之脩整備禦
湖寇之侵軌紀綱肅而橐弊之悉革誠意乎而人
心興起然而爲海內儒宗繫天下之望而恨未得
施其一二耳若夫象山先生之言論風旨發揮施
設則有多於二兄者蓋自其幼時已如成人淵乎
似道有定能靜實自天出不待勉強故其知若生
知其行若安行粹然純如也蓋學之正而非他

其實而非虛也故先生嘗曰宇宙間自有實理此
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實行之人所謂不言
而信又自謂平生學問惟有一實一實則萬虛皆
碎嗚呼彼世之以虛識見虛議論習成風化而未
嘗一反已就實以課日進日新之功者觀此亦嘗
有所警而悟具非乎夫道不虛行若大路然苟得
實地而實履之則起自足下之近可達千里之遠
故自仁之實推而至於樂之實自有樂生惡可已
之妙其實可欲者善也實有諸已者信也由善信
而克實有光輝焉則其實將益美而大是誠之者

人之道也由大而化則爲聖而入於不可知之之神是誠者天之道也此乃孟子之實學可漸進而馴至者然而無有乎爾則亦久矣先生嘗論學者之知至必其智識能超出千五百年間名世之士而自以未嘗少避爲善之任者非敢奮一旦之決信不敏之意而徒爲無忌憚大言也蓋以其初實因深切自反灼見善非外鑠徒以交物有蔽淪胥以亡自此不敢自棄是其深造自得實自孟子故曰孟子之後至是始一明其誰曰不然四方聞其風來學者輻輳先生明於知人凡所剖決必洞見

其肺肝所箴砭必的中其膏肓有感動覺其良心而知其正性者爲多然則其學真可質鬼神而無疑俟聖人而不惑者矣昭昭如是豈其間有所疑惑焉殆若不可曉者是又烏得不因以致其辯歟且道義之門自開闢以來一也豈容私立門戶乎故其說曰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曰學者惟理是從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顏曾傳夫子之道不私夫子之門戶夫子亦無私門戶與人爲私商也曰此理在宇宙間未嘗有所隱遁天地所以爲天地者順此理而已人與天地並

立爲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是先生之學
乃宇宙之達道明矣而或者乃斥以別爲一門何
耶釋氏之說自開闢以來無有也豈非橫出異端
乎故其說曰取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童
子知其不免曰今若徒自形迹詞語間辯之乃彼
所謂職業要其爲不守正道無復有毫髮之近是
者矣曰方士禪伯真爲太崇無此迷惑則無偏無
黨王道蕩蕩其樂可量哉是先生之學非釋氏之
邪說亦明矣而或者指以爲禪學又何邪其窮理
也則曰積日累月考究磨練嘗終日不食而欲究

天地之窮際終夜不寢而灼見極樞之不動由積
候以考曆數因笛聲以知律呂復齋嘗問其用功
之處則對以在人情物理事勢之間嘗曰吾今一
日所明之理凡七十餘條曰天下之理無窮以吾
之所歷經者言之真所謂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
我辭然其會歸總在於此則與徒研窮於方冊文
字之中者不同何不知者反謂其不以窮理爲學
哉其讀書也則曰古人爲學卽是讀書而以何必
讀書然後爲學之反說爲證以束書不觀游談無
根之虛說爲病平昔精勤人所不知惟伯兄每夜

必見其觀覽檢閱之不輟常明燭至四更而不寐
欲沉涵熟復而切己致思欲平淡玩味而冰釋理
順此則與徒乾沒於訓詁章句之末者大異何不
知者反妄議其不以讀書爲教哉抑或謂其惟務
超悟而不加涵養不求精進也曾不知其有曰惟
精惟一涵養須如是學之正而得所養如木日茂
泉日達孰得而禦之曰雖如顏子未見其止易知
易從者實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豈若守株坐井然
者則如彼或者之所謂者誤矣又或謂其惟尚捷
徑而若無次第若太高也曾不知其有曰學有本

先後其進有序不容躐等吾所發明端緒乃第
一步所謂升高自下也曰天所與我至平至直此
道本日用常行近乃張大虛聲當無尚虛見無貪
高務遠至有一二問學者惟指其嚮主持何人詞
訟開通何人賄賂以折之曰即此是實學如或者
之所謂者又誤矣獨所大恨者道明而未盛行爾
故上而致君之志僅畧見於奏對惟其直欲進於
唐虞復乎三代超越乎漢唐此乃朱文公稱其規
模宏大源流深遠非腐儒鄙生之所能窺測而語
意圓活混浩流轉見其所造深而所養厚也下而

澤民之意亦粗見於荆門惟其以正人心爲本而能使治化孚洽人相保愛至於無訟答箠不施雖如吏卒亦勉以義此乃識者知其有出於刑政號令之表而周文忠以爲荆門之政可驗躬行之效者也然其所用者有限而其所未用者無窮先生以道之廣大悉備悠久不息而人之得於道者有多寡又暫之殊是極其所志非多且久未已也故自志學而至從心常言之志所期也嗚呼假之以年聖域固其優入而過化存神上下天地同流之功用非曰小補者亦其所優爲也孰謂其年僅踰

中身而止知命哉邈其旨與梭山未同者自不嫌於如二三子之不同而有同若復齋則初已是其說於鵝湖之會終又指言其學之明於易簣之時則亦無間然矣逮論其文則嘗語學者以窮理實則文皆實又以凡文之不進者由學之不進先生之文即理與學也故精明透徹且多發明前人之所未發炳蔚如也梭山諱九韶字子美復齋諱九齡字子壽謚文達象山諱九淵字子靜謚文安郡學舊有祠未稱也今郡守國之秘書葉公夢得下車之初士友請易而新之公即慨然曰果非所以

嚴事也。乃命郡博士趙與輜相與謀之。旋得隙地於學之西。遂葺造祠廟三間。翼以兩廡。前爲一堂。外爲四直舍。又外爲書樓。下列四齋。橫開方地。地外有竹。竹間結亭。內外畢備。祠貌甚設。皆前所未有也。庶幾嚴事之禮歟。左侑以袁公燮以其爲先生之學。而嘗司庠。於是邦且教行於一。道次侑以傅公子雲以其爲先生之所與。而嘗掌正。於是學且師表於後。進葉公得傅公之傳。而自象山者也。祠實經始於淳祐庚戌之季秋。至仲冬而落成。云。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六終。

附錄少湖徐先生學則辯

華亭少湖徐階著

學則辯

某旣編學則成朋友之相詰難者。或引存養格致以爲尊德性道問學。不可合爲一事。或引學問思辯篤行以爲必先道問學而後可。及於尊德性。又或謂晦庵象山兩夫子均之爲聖人之徒。但其入門則有不可強而同者。其說雖殊。然要皆不究夫學之所以爲學。故必認以爲二而不能信其一也。夫學尊德性而已矣。問也者。問此者也。學也者。學此者也。遺此之謂

禪離此之謂訓詁故尊德性者君子之所主以爲問
學者也問學者君子之所由以尊德性者也舍問學
而求尊德性則德性不可得而尊舍尊德性而求道
問學則亦不復有所謂問學之事此尊德性道問學
所以爲一而非可以存養格致分屬並言者也且存
養非他也存其所格之理焉耳格致非他也格其所
存之理焉耳存也格也其功無二用也是乃所謂問
學而君子所由以尊德性者也如必析尊德性以屬
存養析道問學以屬格致而謂尊德性之功別有出
乎問學之外則中庸首章之獨言戒懼於義旣不免

有所遺而大學之格物致知乃徒爲博物洽聞之具
而非所以致誠正脩齊之實矣此豈獨不知尊德性
道問學亦豈識所謂存養格致哉乃若學問思辯篤
行其所謂博學者非闊畧於踐履而徒務博其見聞
及其旣博然後漸次收拾以付之於行也蓋君子脩
身踐行旣無所不用其學矣其或學而有疑則問之
之審問而未有得則思之之慎思而猶未能了然於
其心則辯之之明辯之旣明則益敦行之而弗怠是
所謂篤行者乃取博與篤兩義相對而言非所以爲
先後之次也然則道問學尊德性不可以分先後明

矣至謂兩夫子入門異而均之爲聖人之徒則又有
可言者夫君子由學以入聖猶人由門以入室今指
尊德性道問學爲兩門矣然而聖之所以爲聖踐形
盡性之外無他事也則尊德性道問學室一而已門
亦一而已安得有異入乎凡某所以斷兩夫子之同
者固慨夫世之人舉其訓詁之陋妄自托於朱子而
詆陸爲禪舉其空寂之謬妄自托於陸子而詆朱爲
俗也今曰均之爲聖人之徒則某之所爭者固已得
矣又何異之足言哉大抵子思此章其辭旨本自曉
白蓋不徒曰尊德性而必繼之以道問學則可見功

夫之有在而爲尊德性者所不能遺不徒曰道問學
而必先之以尊德性則可見主本之有定而爲道問
學者所不能外不徒曰尊德性道問學而必合之以
而之一字則可見其爲一事而非耦立並行者之可
倫是故尊德性道問學一也朱子世以爲專道問學
而其言必主於尊德性陸子世以爲專尊德性而其
言不遺夫問學此兩夫子所以同也學者苟反身以
究夫學之不容二而又虛心以觀兩夫子之言則可
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右學則辯華亭少湖徐公所作也辯朱陸二夫

子之學同歸一致不容有毫髮之疑矣今因補
刻象山全集附刻是辯俾求象山之學者則焉
荆門州儒學學正閩尤溱廖恕謹識

嘉靖己未秋九月吉日

